



四書輯疏

論語九

十四



012
2796
30-15



門口仁
號 2796
卷 30-15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四

後學會津安聚著

陽貨第十七

九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

皇氏曰一作饋

一指鄭本欲見之見孟子集註音現吳伯章說可從不見

及註兩見字同又按經典釋文無音因偶誤歟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家臣本其初而言邢氏曰嘗囚也 李桓子而專國政見左傳定公五年 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



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闕苦濫孔子

之亡而歸之豚小豕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中村氏曰

禮大夫有賜於士一段依孟子解之朱子曰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今按蒙引謂貨雖非大夫實行大夫事而自居矣似未是

註翼胡期僂曰此見夫子之待小人得禮義之中正也首節因以禮待己而據禮以待之末節因以

言諷己而據理以答之總見其待小人不惡而嚴上叙其事下述其言○時候也亡貨出外也不期而會曰遇譚梁生曰孔子自齊反魯退脩詩書禮樂教授弟子不仕平子時今按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同時吳伯章曰見孔子之語與朝諸侯朝秦楚相相似指南曰闕亡而往拜之只是不欲見匪人又欲不失禮意不必說到不墮計于事為釋意如此則似大聖人作為亦以術御術了時說多欠斟酌慮未人曰過

諸塗是既拜而歸遇諸途中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寶重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

之迷亂凡人有道德不據所蘊以濟時艱如懷藏重寶不為世用一般故借用非譬喻亟數

音也失時謂不及事幾聲平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

辭貨語皆譏孔子指迷邦而諷使速仕指日月孔子

固未嘗如此失時句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

耳貼日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反與辯亦貼迷若不

論其意者亦貼日月句虛齋分貼固失之岱雲亦不為得蔡虛齋曰陽貨之問着在孔子身上
 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不復與辯者不辯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張泰嶽曰聖人待惡人不激不隨如此今按懷寶迷邦之不可謂仁好從事而失時之不可謂知君子之不可不仕皆理也故隨問隨答而云爾據理答之也○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與屈也輔潛庵曰觀懷寶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己耳今按貨之意欲使聖人速仕而據其所蘊是善意也朱子曰彼

以矚亡來我亦以矚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孫詒仲曰存疑以於事為稱解則未是又按稱適物之宜也孫詒仲辨不必不終絕不惡也遜恭也順也無所詘謂義理之正也胡雲峰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非楊氏曰揚雄謂見法言孔子於陽貨也時中之妙指往拜及言為詘身以信與神道非知敬所不敬指往拜及言為詘身以信與神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如字也義則正矣謂之詘身而可乎輔潛庵曰道外無身者身乃道之所會也身外無道者道乃身之所出也身詘則道詘矣若曰詘身以信道則是離身與道為二物矣此雄之所以詘勉於莽賢之間而去也
 註翼胡期僊曰謂之來招孔子進前好從事
 言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為仁人也蔡虛齋曰予與爾言句絕不可帶曰字讀○兩箇曰不可以為

陽貨自設問答者妄也○日月逝矣一條是承上文懷寶失時二條言貨意謂孔子所以日月逝者皆以懷寶失時而然耳故諷之云李岱雲曰日月指數之語歲字是總計之辭邢氏曰逝往也吳棫右曰年歲為我少留便是與我底與字之義如此○將仕猶云我待時而出也今按與字存疑謂取與之與恐非諾之承領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趙格庵曰此所謂性固然其所以下兼字孫詒仲曰本然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故集註下兼字孫詒仲曰氣質皆在人而得於天者程子以稟於天為氣受於人為質非也今按氣清濁是也質美惡是也兼并也并理與氣質而為言所謂氣質之性也故下文緊接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朱子曰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一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

氣質之性者也今按此美惡總說氣質美者於道之所在易知之易能之惡者難知之難能之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蔡虛齋曰此初字不是指天地

言則實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豈有如此之相遠哉陶謹之曰習是習熟之意兼善惡言○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輔潛庵曰性之本謂不

即所謂本然之性是也朱子曰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

註翼

吳棫右曰此因下人以善惡相遠者歸答于性故嚴其性習之辨而以近遠示之猶云答不在性

而在習欲人証其性而慎于習也蔡虛齋曰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陸稼書曰蒙引謂性相近只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除却上智下愚說此本大全吳氏之說然看來不若朱子謂性相近是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說為妙若依蒙引則下章注氣質相近之中中字當作外字矣或問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朱子曰於易大傳詳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

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吳孫右曰集註于上章謂性兼氣質此章

謂人之氣質不補言性妙今按此章就上章氣質之性相近之中獨摘出氣質說故註不言性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謂唯上知之人氣質極其清明性生既定固非習所能變而移為不善也下愚之人氣質極其昏雜性生既定亦非習所能變而移為善也○程子曰人性本善有

不可移者何也言人性本善固當無不可為善之人而有下愚之不可移而不移者何

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陸稼書曰此性

字乃天命之性與上章氣質之性不同此才字即當氣質之性看陳定宇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宋子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今按所謂下愚有二焉曰不移非不可移也不肯移也

暴自棄也孟子離婁篇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也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反子廉磨而進也言人苟治其氣質之偏未不可變移而歸諸善者惟自暴也漸浸也磨通摩研也借言漸次克治也

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

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拒捍也違也朱子
 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不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
 了不肯做又按言若此二者縱與聖人同居亦不能
 化而入於善也熊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
 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
 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以下專說自暴者往往
 違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
 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葉平
 巖曰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
 又按之字指自暴者不止紂一人又按孔子以氣質
 之異言故只曰不移而已且不可移則以其不
 肯移言而無不可移之意自包在內故程子推廣說
 以垂訓學者而朱子置之圈外蒙或曰此與上章當
 引諸家謂與本文不可強合非合為一子曰二字益衍文耳

註翼

黃氏紹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學
 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學問之
 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
 移耳願麟士曰不移者不移于習也故知意亦不甚
 重不移重者在慎其可移處惟上智不移則凡未
 智者可危矣惟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
 今按正武曹謂不移者惟其不可移也未是撮言從
 之誤蔡虛齋曰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
 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埋沒了
 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

絃歌也蔡虛齋曰禮樂不專指絃歌惟以其禮樂為

代雲曰按因後文有學道之語則知子游之禮樂為
教也以禮樂為教則必事事皆以序和豈但絃歌
註云故邑人皆絃歌故字極用意黃勉齋曰絃歌
絃且歌也吳孫右曰此亦子游以道化民之驗

註翼 張彥陵曰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字貫到底陸稼書曰前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因時為教古雖有是法然聞絃歌之聲則不必拘時候饒氏云想是春夏時太拘皇氏曰之往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割雞一句是借言故註直以正意言之割雞借

言治小邑用牛刀借言用大道大道不專指禮樂撮言說誤

註翼 李岱雲曰按註于蓋喜之也句下即接因言二字則知言與喜不分兩層曰字正連莞爾而笑作一句讀陶謹之曰割雞云云則喜極而因為賦詞也皇氏曰牛刀大刀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

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蔡虛齋曰此只是貼本文兩句虛說

不可入武城事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李岱雲曰子游

朱子竟以禮樂二字貼之者以絃歌是樂中事而有和必由于有序則禮樂自不相離也總之只一箇道

不遇隨地而易名耳故朱子因絃歌便以禮樂二字貼之指南曰或者見絃歌二字認殺子游以禮樂為教將道字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字該

大得

註翼 呂晚村曰子游疑夫子笑其迂闊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庶人盡入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

亦不指慈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撮言引解集說就武城言誤就現在說為是雙峰指後來言不是潛村從之誤盧未人曰君子學道則有以擴民胞物與之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有以明上下尊卑之分故易使胡期僂曰昔者昔日講學時愛人慈愛乎民易使安分而為上役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李岱雲曰嘉子解門人之惑凡兩層其所謂嘉其篤信者非謂前此恐子游之不能信而今嘉其篤信也子游既以學道之言見之于治原從篤信來但夫子有焉用牛刀之言而子游猶述學道之訓略無疑邑小不足治之意胸中大有把握非篤信而何此其所以可嘉也嘉與喜不是兩箇念頭又以解門人之惑是恐門人因焉用之言與愛人易使之言相背故直明偃言之為是而前言之為戲以解之非怕門人不知焉用之言為喜而解之也今按謂不可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分貼者是孫詒仲說非

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中村氏其戲所謂實之也

註翼 邢氏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呂晚村曰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張泰嶽曰言偃之言誠為當理我前割雞不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蔡虛齋曰者以下文有公山氏字在也馮厚齋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

註翼胡斐才曰畔是畔季氏蔡虛齋曰此召字難與孟子召之則不往見之召同此召是聘召有禮在也○弗擾召子欲往者孔子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當時此數人據魯邦域之中而畔若不得他剛化魯未可為也故夫子始欲往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往矣何必獨公山氏之往乎

註翼陶謹之曰已字註意只當虛字今按子路之止夫子其意全在道不行上皇氏曰之適也中之語助也下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邢氏曰徒空也言夫

必將用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吳省庵曰非欲使我道也武之道得行於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於道意王觀濤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犁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蔡虛齋曰周為西周我為東周也言又是一周也此與亡秦之續大絡小絡語意相類○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胡斐才曰周道亦無不可改過之人胡斐才曰即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使其能改過而有為也故欲往不忘天下之仁也然又知其終不能改過而有為也故終不往知人之智也非因于路之沮而然也

欲往之意也。麟士岱雲說俱誤。問集註於陽貨之欲見孔子謂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公山佛肸之召獨不然乎。蔡虛齋曰弗擾誠意來召却有可以挽回之機。若陽貨全用機執如何可同許。亦史曰不狃叛費奔晉。晉人伐魯不狃曰君子不可以小惡而覆宗國。則猶有存魯之心可知。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金仁山曰王文憲曰心之德常存理得事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仁蔡虛齋曰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林次崖曰能行五者直

者欲得無適不然意思出也。呂晚村曰只是能行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及天下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曰輔潛庵無所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疑其不足於恭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疑其不足於寬也。問行而告以忠信則疑其不足於信也。問政而告之以無倦則疑其不足於敏也。至於色取仁而行違則疑其不足於惠也。五者咸備則在子張任倚仗也。仗馮倚也。胡期僊曰衆為仁矣。任倚仗也以馮依而不吾疑。又言其效如此。胡桐原曰通指恭則不侮以下五句而言也。○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而周徧貼於天下今按言公平周徧則仁也。故以此教為仁。輔潛庵曰恭其本與者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

所不能者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猶云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知之以朱子於三友三樂諸章不引李氏說而於此始引之與此章及五美四惡章俱稱孔子知之

註異 吳棫右曰此夫子示以為仁之定功盧未人曰為仁總承上陸稼書曰仁者心與理一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是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說不當夾雜於此呂晚村曰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五節五者乃其服法火候也○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為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大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

下也李岱雲曰亦如告仲弓以敬恕告樊遲以恭敬忠皆是教他于此做求仁工夫非便以此當了仁也○恭則不侮以下五字與上恭寬信敏惠五字一樣而實不同上面但言其目耳此五字言真箇能行恭真箇能行寬信敏惠也今按為仁字與顏淵問仁章兩為仁及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之為仁同皇氏曰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林次崖曰恭雖圭容寔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許白雲曰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不侮之寬廣則能容眾故眾亦向之信實則不為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人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簡子之中牟

趙氏宰也

註翼 朱子云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所以欲往蒙引謂權詞避避之意不是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註翼 鄧雉子曰佛肸是畔趙非畔晉也胡期僂曰不善指悖逆之事者作人字中村氏曰佛肸正是親於其身為不善而非脅從累及之比吳孫右曰子之欲往也將如之何與不善不入之言似相悖矣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塗皁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

今江東皁泥今按皁黑色蒙引說不可從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輔潛庵曰無可無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聲平

希 倪仲弘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

註翼 李岱雲曰按然是說向日曾有是君子固當自持以正有是言又是說向日曾有是君子固當自持亦不誣不曰一轉正見道理之外又有一種道理常法之外又有中一種通權達變之法不必依虛齋堅白之說亦平日之言蔡虛齋曰言吾固有是言矣又獨無此言乎張彥陵曰堅白二字是借說字面不著物上亦不著道德上胡期僂曰不曰猶不有所謂之意指南曰言外見得既是堅白既是不磷不緇即入不善之黨何妨何必以前日之言為執邪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匏瓠音也中村氏曰分言之長而瘦匏

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註云匏

知是二物蒙引說似誤黃勉齋曰匏瓜蠢然一物繫

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

作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張敬夫曰子路昔者

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

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

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

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

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輔潛庵曰生物之仁天地之

之事有所別也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焉自聖人觀

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

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

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

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註異此節明上節未盡之意亦是欲往之一意而根

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

瓠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胡期僊曰匏瓜指蔓生

之匏瓜勿泥繫字指摘之匏瓜陸稼書曰公山佛肸

兩章因子路所疑而喻之故所告不同朱子說極是

要之意亦相通但本章所指則各有在爾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避過

註異蔡虛齋曰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言也如恕如仁等皆是一言也六言六蔽謂一

言一蔽也相連帶說虛未人曰理本大中只為私意

遮隔却任一偏意見做去如面前正路被一物遮住

乃從傍走所謂蔽也吳孫右曰女聞六言之美而有六蔽矣乎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故夫子

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竝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翼註曰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中當然之則便是明仁愚若可陷可罔之類李氏曰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

只是昏愚此愚字則是過厚而不知重蕩謂窮高極輕呂晚村曰愚在理上斷不在利上遠而無所止林次崖曰務極高遠無所底止如莊列之徒賊謂傷害於物

陸稼書曰執自家小信不顧他人利害孫詒仲曰物即人也蒙引云言物者兼人未得註物字之解今按兼人己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李氏云曰勇亦有看者非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兼內外者此以剛勇對說則勇為奮發有為之意故屬用剛為堅強不屈之意故屬體取為不顧故至于亂自家堅強故只躁率而已狂躁率也盧未人曰肆己傲物輕躁妄動樂天而巳○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以行其失之者未能

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註翼蔡虛齋曰夫子直乎子路而問之分明要藥其病以見欲有此德者當務於學以知其蔽也盧

未人曰好仁以愛人言好智以博物言好信是踐言
不肯好直是盡言无隱好勇是奮發敢為好剛是堅
強不屈吳孫右曰愚就是蔽非為愚所蔽亦非有所
蔽故愚下做此中村氏曰絞如證父攘羊不顧情理
恰似絞索一般略無合容也
陸稼書曰亂者越理犯分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首句言詩之當學下皆見其所
以當學馮厚齋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
之學也今按雖伯魚猶有未學詩之時弟子固當有
未學者故云爾李岱雲曰聖人說一箇學字則誦讀
講貫與身體力行一
并該了虛齋自誤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正貼興字蒙引可從蔡虛齋曰謂詩可以
感發己之志意輔潛庵曰志謂心之所之

意謂心之發動處也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
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孚
入自然有感發處

註翼

李岱雲曰通章指點詩之益人處故句首明提
一詩字貫下七句皆言詩中之益本如此未遽
說學之乃有此益也將詩意指點
得活潑洋溢而不可不學意自見

可以觀

考見得失正貼觀字蔡虛齋曰謂詩可以考見己之
得失也輔潛庵曰所謂考見得失者合於
理則為得悖於理則為失也林次崖曰詩之所言有
美有刺讀其詩觀其所美者何在所刺者何在反而
考之於己所行如其所美則己之得
可見矣如其所刺則己之失可見矣

可以群

和而不流推本說蔡虛齋曰可以群以其和而不流
也盧未人曰與上二句一例就學者言又

按詩之言雖發乎情性而溫厚和平然止乎禮義而未嘗流失故善學之者亦和而不流所以可以群也

可以怨

怨而不怒亦推本說就學者言凡詩之所譏刺者固

和平之意故善學之則亦怨而不怒所以可以怨也

註翼胡期僊曰憂于己曰怨說統曰人之難制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盧未人曰以處變言

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林次崖曰五倫

言君父舉其重者言也

註翼胡期僊曰通指在家遠指在國今按通之遠之

不可從翼註曰事父事君亦承可以字來徐傲弦曰讀詩有所感發隨所玩習皆可自得美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緒餘殘也莊子緒餘以治天

有之緒餘也○詩原非為鳥獸草木之名詠也故曰

窮極盡木末以見何莫學之意盧未人曰詩又該

載鳥獸草木之名故學之緒餘又可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指詩者所宜盡心也人

原言詩之當學故又可取而以為學詩之法故

註翼鄧雉子曰名是各樣名色今按人不知鳥獸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馮厚齋曰如高叟為周詩之為深看者不是

南召實照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右曰

二南所言皆齊家之事却本脩身來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林次崖曰正牆面而立正

倒用耳今按面字是死字作活字非吳孫右曰至近之地對國與天下之遠言鄧雉千曰即在脩齊上說

言自己一身一家都不能知不能盡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一物無所見是不能知不能知一步不可行是不

行能

註翼吳孫右曰子于獨立時已教伯魚以學詩矣又恐其不知要也故以二南先之女為是命其學

意非問詞李岱雲曰此處矣乎不是虛吸之詞乃是勉勵之詞胡期僊曰人而句言不學詩之蔽正見其也意非問詞李岱雲曰此處矣乎不是虛吸之詞乃是勉勵之詞胡期僊曰人而句言不學詩之蔽正見其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恭而將之將如幣之未將之於外以玉帛則為禮

和和樂而發之發如英華發外之發於外以鐘鼓則為樂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吳孫右曰本

末字指玉帛鐘鼓言○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

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蔡虛齋曰只此兩字含蓄

理只消禮樂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音

俗呼坐凳蔡虛齋曰謂之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者人之所倚也身所掛倚也

便卑也。便，不和。胡斐才曰：此就至細。又如盜賊至

為無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胡斐

此就至惡之人論禮樂。舉此兩種，見得無時無處不

有禮樂也。今按總謂盜魁屬，謂伴賊聽順，伴賊受盜

魁之令，不敢違也。蔡虛齋曰：必相統屬，禮也。必相聽

順，樂也。輔潛庵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

一皆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斐才曰：朱子

有之，皆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斐才曰：朱子

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就事上說。

註異：蔡虛齋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

之屬，為禮。鐘鼓之屬，為樂。故夫子發此，胡期僊曰：云

是稱謂胡桐原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

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呂晚村曰：玉帛鐘鼓總

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馮厚齋

曰：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

鐘鼓而已。哉，今按孫詒仲引淺說，以為決辭，不可從

指南曰：云乎哉，口氣含蓄不發，令人躍如自得。

本文只虛虛說和敬意，宜補在尾，不可露出。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確然有守，荏，柔弱也。

見利則屈，小人細民也。無位穿窬，穿壁窬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蔡虛齋曰：此等盜名於世而

而畏人知也。見害則懼，小人細民也。無位穿窬，穿壁窬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蔡虛齋曰：此等盜名於世而

而畏人知也。見害則懼，小人細民也。無位穿窬，穿壁窬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蔡虛齋曰：此等盜名於世而

而畏人知也。見害則懼，小人細民也。無位穿窬，穿壁窬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蔡虛齋曰：此等盜名於世而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正論原慤註讀作愿

是也輔潛庵曰愿有謹信之意胡斐才鄉原鄉人之

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

以愿稱盧未人曰鄉人稱原便非士君子公論蓋本

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

而深惡烏故之樂天齋翼註曰德字指正理言如忠

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正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是

賊勿作自賊賊人看只重賊理胡期僊曰賊就為害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上詳見反形旬孟子末篇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周聘侯曰所聞

味身體力行便為己有矣不能如此纔聽便說纔說

便休如何能有之於己分明是到手事物推送出去

豈非自棄其德乎李岱雲曰善非不可說也徒資口

說便不把當事如何能存之于心體之于身故為自

棄其德○王氏曰君子多識音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初六

其德易大畜卦大象辭蔡虛齋曰多識前古聖賢之

畜成其德焉道聽塗說則棄之矣畜字與

德己之德也

畜字與

畜字與

畜字與

畜字與

畜字與

註異蔡虛齋曰道眼前路也塗是前頭路謂才這裏

聽得到前頭就說了管東溟曰道與塗俱浪漫

之意不必以地泥之此只形容他入耳出口畧無停

蓄的景象莫認實說李岱雲曰所聞善言是在外底

德是我所本有底然所言既善則無非吾所本有之

德乃徒資口說不為己有豈非自棄其德玩註下

其字則德正指己有之德乃鏡氏與上章妄分天人

不知道聽雖得于人而即此天命之理鄉原既亂天

理之本然而即無身體之實矣若以上章德之賊為指中庸全體之德此章德之實為指所得一端之德則可耳孫詒仲曰朱公遷謂上章德字指有德之人更謬兩章德字俱是指人心之德但此德字即道聽塗說者之德上章乃泛說不是鄉原之德也胡期僊曰此是有所聞而不能蓄可進而不得故曰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輔潛庵曰庸謂凡常為惡謂昏弱今按庸惡以資性言謂無向上之志而有為惡之心也陋劣以識趣言謂但貪富貴而怯於利害也孫潛村曰鄙夫二字是千古奸人總評莽操禹光輩都包在內

註翼 張紫馬曰首節且虛下二節形鄙夫之為人如鄙夫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孫詒仲曰此章只重言可與只作可以為安○可與只猶云可以耳似不必說是以與之共事蓋以與通用長沮章集註云以猶與也今按此說勝諸家說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蔡虛齋曰方其富貴

急心熱千方萬計只患不能得之

註翼 胡期僊曰五之字俱指富貴利達患俱有汲汲謀幹意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吸也但克反癰疽也背蝕神紙反以痔後病也大

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盧未人曰吮癰蝕父

與君是極等悖逆之事惟起○胡氏曰許昌靳居親

子一念患失皆將無所不為

裁之有言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

重公與論經史大義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此言曰

而引之蔡虛齋曰許昌地名靳是姓裁之字也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論語 陽貨

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
 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原曰斬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
 之所以此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
 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
 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
 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
 他無所志故得失之為患至於如此陳定宇曰功名
 功業聲名也今俗人
 認貴仕為功名非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
 其平和則生疾故人之氣稟一失之
 偏則亦名之為疾以其亦失平和也昔所謂疾今亦

亡與無通之傷俗之益衰也今則氣習累之狂矜愚之疾化作蕩忿詐之惡無復

古之疾也

註翼

廣炬訂曰是嘆氣習非論氣質及氣數陸稼書曰此章重在慨世若及門之徒則猶有古風者曾點狂而肆者也原憲矜而廉者也高柴愚而直者也馮厚齋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未是亦有之今按稼書謂有所指之辭恐未是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志其遠者大肆謂不拘小節第小小
 大開上更蕩則踰大開矣不願禮義之大開矜者持
 不走作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廉謂稜角峭厲峭與峭同山峻也厲岸危

處有稜角而忿戾則至於爭矣與人乖忤忿爭樂天難親之意齊翼註曰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說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校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樂天齋翼註曰愚者見理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樂天齋翼註曰愚者見理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范

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胡斐才曰此性指氣質之性說

註翼 孫詒仲曰蒙引以狂矜愚為疾之名肆廉直為疾之實愚意不必分名實狂矜愚正是疾也但

古之狂矜愚是肆廉直今之狂矜愚則蕩忿詐便不是古之狂矜愚矣是并古時狂矜愚之疾而亡之也李岱雲曰而已矣三字總承上文見今之狂矜愚不過是蕩忿戾詐而已矣不可謂之狂矜愚矣如此方是亡字之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 平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去色五行純色謂相雜謂之間色間雜也朱是火色故曰正色紫是赤黑雜色故曰間色疏家以生克為別不必從雅

正也利口捷給捷亟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只是口快一時抵當得去足以惑亂人意聳動

聽聞者者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

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以無道之時言輔潛庵曰氣數

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利口之

而正常屈於邪胡斐才曰四句總說三項

人以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張泰嶽曰人主不察而誤

信之必至于舉動錯亂用舍倒置正人遠去小人得志而邦家之顛覆不難矣

註翼李岱雲曰按紫能惑人之目鄭聲惑人之耳利未一句但事理自有輕重之別本文兩也字一者字

對愚意不可孟子所云覆邦家不與奪朱亂雅亂雅對變亂是非意只在利口內盧未人曰朱色淡

聲淡鄭聲淫二者並列人必取紫而棄朱故紫能奪朱雅

雅利口之人變亂是非正理反為所奪亦猶是也吳

孫右曰時說以紫似朱非朱鄭似雅非雅而有亂于

朱雅不知紫何曾似朱鄭何曾似雅特以其足以悅

人之耳目而人情易為所動遂爾抑朱尚紫好鄭厭

雅故曰奪曰亂耳今按此章當據小註朱子以惡邪

勝正說不必兼似是而非說又按奪攘取也亂變亂也者字以事言胡期僊做人字看未是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以言語觀聖人者謂聽聖人說如

為仁為義也不察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

者謂不察聖人如何為仁如何為義然後從此去求

李岱雲曰言者所以發明道理流行之寔而已蔡虛

齋曰夫子發此以警之只是喚醒他使知所以

體認吾道而不徒泛泛然領解於言語之末耳

註翼饒雙峰曰子欲無言聖人是愛人就他躬行處

便件件把實事看張彥陵曰言字正著教人上說教下學者之心悟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潛庵曰此語必在未聞

性與天道之前

註翼張考陵曰不言何述一問子貢儘有悟頭李岱雲曰按子貢非坐煞夫子必當言也曰如不曰

何述正要求不言之述在何處耳故夫下以四時百物二句點醒之若把何述作無述便死句下胡

期僂曰小子泛說非自謂何述何所傳述而時措以有行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反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如字解聖人之辭蔡虛齋曰不可依輔氏以發見安在流行之上亦自有理中村氏曰發見非

行俱通行生說發見即流行處流行乃所以發見非

兩項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

待言而顯哉解聖人之意蔡虛齋曰發謂發見不是

氏曰妙道是就靜處看精義是就動處看此亦開

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陳定宇曰無曾子之

其未喻蔡虛齋曰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終身○程子曰孔子之道

說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

言陳定宇曰以其徒求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

於言語間不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其他則未免疑問

故曰小子何述其他則雖子貢正以言語又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

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史文機曰集註言

而蔡輔二說但言此章發無隱之意似未盡相字之

旨竊意以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之意觀之則可以知子欲無言之故是前章有

發乎此章也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之意觀之

則又可以知所以無隱之實是此章有發乎前章也

前章但言己之事此章但言天之理非前章無以見

此章無言之故非此章無以見前章

無隱之實茲其所以為相發也歟

註翼 李岱雲曰首句天何言哉是借天指點四時二

句實證天理之流行故末復點一句以足之吳

蘇右曰聖人意謂我之日用動靜都是道理發出

汝小子自求之自有不盡處何待于言然後可述耶

王觀濤曰兩個天何言哉總說天何嘗言而不待言

之意即在所以行生處陸稼書曰大全謂時行物生

兩句自為體用須知此是餘意若正意則時行物生

俱屬用胡期僊曰行是運百物飛潛動植生是發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記雜記恤由之喪魯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

禮於是乎書當此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又

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吳蘇右曰孔子辭之以有

真疾而不悟拒之之意也故俟將命者方出一

戶則又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註翼 輔潛庵曰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

其愛人之心無已也邢氏曰將猶奉也奉命者主

人傳辭出入人也吳蘇右曰將命是孔子之傳命者

非孺悲使來若是孺悲使者既見聖人便知非疾又

何待鼓瑟畢竟蒙引說是存疑不可從蔡虛齋曰取

瑟而歌取瑟而絃歌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暮下同○期周年也

註翼

陸稼書曰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

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於女安乎四字上朱子曰必是他居喪時今按緒言為大綱問看不可從孫詒仲白三年之喪期可已矣以下皆宰我之言也特宰我問之下少一曰字省文耳胡期僊曰三年父母之喪已久而見不必三年又按周聘侯謂連期似都不必刻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習重習也非講習樂天齋翼註曰崩壞只是生疎了

註翼

吳蘇右曰上節以人事言見三年有妨下節以天時言見期年可止所以盡期已久矣之意今

按為作爲也不必講習胡期僊曰禮就威儀度數言樂以聲音節奏言朱子曰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所

之禮矣唯樂無用於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

升登是登也燧取火之木也

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

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

也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祭虛齋曰土旺中央季

夏十八日內却有七在雖四時而有五行故一年五

番取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

可止也

程林隱曰鑽燧改火時之變也舊沒新升物之變也今按正解以穀為食物火為用物惕

時物皆變人子哀痛之心亦未是吳孫右曰天運一周
平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
之門而以為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焉爾

聖門諸子之於學靡不由其誠故苟有所
疑於心則必質之不敢勉強而為之也

註翼 林次崖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一節言期年之
可也盧未人曰舊穀二句言穀一年一變鑽燧

一句言取火一年一變見居喪亦
當一年一變也今按鑽燧所以穿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

殯而食粥糜不精也衰音惟斬衰父服齊衰母
服方氏曰當心曰衰當

音曰負版左右既葬而葬疏聲食
梁泰後為之疑水

飲不食也受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
只闊二尺二寸算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期音

般又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也祥祭名去凶
衣領袂口也飾始食菜果練也煮漚冠線取縮反朱子
曰今淺絳色緣

去聲飾也飾要平聲身經音迭麻帶禮記
疏曰葛經也不除無食

稻衣錦之理皇氏曰北人重稻為嘉食唯盛饌乃食
之耳平常唯所食黍稷之屬也金仁山

曰五穀惟稻以水種比諸穀為甘軟朱子曰稻今稻
粳二米也程子曰錦即今之綾也今按李時珍云稻

徐者秠糯之通稱物理論所謂稻者既種之總稱是
矣本草則專指糯以為稻也揚齋說不是蔡虛齋曰

食稻飯也林次崖曰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
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子說期可已矣如今期年之

後使汝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
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

小祥此說未是宰我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
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夫子

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輔潛庵曰：宰我蔽執之深，雖聞夫子之言，而不察其所以言之意，不反諸心，以求其不忍之實，而遽以曰安為答。

註翼 皇氏曰：夫語助也。胡期僂曰：安心中安然無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

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

察。輔潛庵曰：又言凡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故不食。察聞樂不樂，故不聞居處不安，故不處。皆自然而然，以發其本心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右曰再言女安則為之，非真是使他去為，全是激發他使之不自安也。

註翼 陶謹之曰：安字承上食稻衣錦而言。胡斐才曰：按條辨以為之，指期年之喪極是。下兩為字亦

只一樣蒙引以為之，指食稻衣錦，非也。存疑以故不為也。承言不為食旨，聞樂居處亦非。今按居處不安，謂居處于內而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胡期僂曰：退于請論之地。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

行之，故深探。他章反。其本而斥之。其本指其所以欲短喪之故也。斥指也。

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盧未入曰：不仁謂失其本心也。人子

有三年之愛於父母故報之以三年之喪此不忍其親之本心所謂仁也宰我欲短喪全不念三年之愛是喪失此心忍於薄其親也故曰不仁陸稼書曰新安陳氏解不仁字即以安於食稻衣錦說與註不同與蒙引懷抱也胸臆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

必三年之故指子生三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

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中村氏曰無恩謂忘恩欲其有以跂其至反而及之耳

註異免離也蔡虛齋曰天下之通喪謂自天子達於庶人也林次崖曰子也亦曾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吳棫右曰三年之愛指父母之愛子言言受父母三年懷抱之恩也胡期僊曰乎正感動他處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又有重輕虛未人曰古者居喪寢苦枕塊不脫經帶廬于寢外不入中門鐘粥蔬水不御酒肉故宰我欲短之謂其過苦不堪也今居喪者酒肉內寢無異平時所異者麻裳而已則名為三年未必能如宰我之期也安可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皇氏曰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蔡虛齋曰局限盤也鄧雉子曰即所謂雙陸骰子也奕圍碁也邢氏曰碁者所執之子以已止也胡斐才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

用心之不可爾聖人非他人也

樂天齋翼註曰所用心如學術事業之類張泰

事皆廢欲以入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今按此章不兼

有患害說蒙引說不是胡期僊曰為之即帶上博奕

求說已即指飽食二句皇氏曰賢猶勝也李岱雲曰

按文勢至難矣哉一頓蓋深致其嘆惜之辭一難字

內有多少無所用心之不可在博奕一句是既

嘆惜了又轉借博奕而甚言之乃是餘韻悠揚耳若

輕看上半截而以博奕之用心與無所

用心者講賢不賢已失聖人意思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中村氏曰以此為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

以位而言者也子以別上兩君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

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崖曰君子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

大勇也何也義以為尚則當為便為無所畏避雖刀

鋸在前鼎鑊在後有所不顧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矣何勇如之故曰大勇也胡氏曰疑

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輔潛庵曰詳味其言尚

疑聖門之或不以勇為尚耳若子路後來進德地位愈高必不復以此為問也

註異也朱子曰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

期僊曰上其所云第一等吳孫右曰勇與義俱就作

事時說○上即無以尚之意下二句是言無義之害

以明君子尚義之意陶謹之曰為亂以逆理言為盜

以肆欲言蔡虛齋曰為盜此非竊盜而已強盜剽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

也謗誹窒不通也不通于事理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

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

隱惡匿瑕者君子仁厚之心也若見人之惡則譏謗然宣諸口仁厚之心絕無了九居人下須要有忠敬

其上之心此亦天理也且如上有惡尚當為之揜而未之惡以己私謗之是無忠敬之心矣若徒勇而

氣壯無禮以節文之則必犯上作亂矣果故夫子惡敢而能斷不通于事理則必率意妄作矣

之

註翼陸稼書曰此章上惡悖德者下惡亂德者所關

於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張

彥陵曰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對愛說賜亦有惡對君子說胡期僊曰稱是暴揚于人人泛指惡指不

善者指人說下做此下流即在流即流品之流盧未人曰下流說得寬不專指下民如兩人俱在位

位卑者亦是下流蔡虛齋曰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窒就作事說翼註曰勇以氣言果敢以意

言今按訕上蒙存皆以過說約解以惡說約解為是若如陸說兼有過說約解以不有惡說亦約解為是若如陸說

則與稱惡無別有而稱之固不可無而訕之尤不可故俱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訕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竝去聲訕居謁反○惡微以下子貢

之言也微伺音音察也訕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

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

故問焉以質其是非輔潛庵曰楊氏說得子侯氏曰

貢所以發問之意出

四書輯注

論語陽貨

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輔潛庵曰

聖賢不能無惡要當於理之意明蔡虛齋曰觀夫子

之所惡如彼子貢之所惡如此此皆惡其所宜惡而

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者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註翼 盧未人曰明于燭理曰智乃伺察人之動靜自

謂於人情偽無不知是以微為智非智也見義

必為曰勇乃逞其血氣凌犯在上之人自謂於人無

所畏是以不遜為勇非勇也正言無隱曰直乃攻發

人之陰私自謂於人之惡無所諱是以託為直非直

也李岱雲曰三以為字甚有力不如此而自以為如

此不但自長其不善之心而且有害于世故子貢惡

之全是自家惡處認做善處非明知其非知勇直而

假托其名也

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僕給事

者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莅之慈以畜之許大之則無二

者之患矣金仁山曰莊慈二字雖補文意而實在文

意之間李岱雲曰莊莅以持己言慈畜以

逮下言輔潛庵曰此正所謂不近不遠之間道理也

莊以莅之則有以銷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有以

弭其多怨之意

註翼 樂天齋翼註曰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

出示人使人知養之道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

是疎斥與莊不同胡期僊曰唯獨也女子婢妾之類

蔡虛齋曰養猶待也范紫登曰難養不在女子小

在我所以待他者難也吳孫右曰過于用恩而近之

彼必挾恩恃愛而無所畏忌則不孫于我矣若過于

用嚴而疎遠之彼又失其所望懷怨恨而不為我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

善者惡之謂也今按人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為學則至年四十必能有成故為成德之時

若過此血氣漸衰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能精進故曰止於此而言不

知其為誰也馮厚齋曰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子賢三仁逸民師八士之出處上九十一

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胡桐原曰皆子爵也三皇氏曰殷家畿外

也畿內微子紂帝辛庶兄皇氏曰鄭玄注尚書云微

猶未正及生紂時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微子見紂

無道去之以存宗祀吳蘇右曰去之非便歸周只適

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陸稼書曰

犯箕子因佯詐音羊狂而受辱二字註先叙殺比干而

後叙囚箕子者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

既死之後與或問同雙峰蒙存緒言諸說分明與註

註翼

皆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

紂囚箕子，以為奴。為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有「不極諫而死，是其為之奴處也。佯狂受辱而不復諫，是亦其為之奴處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之意，惻

之切也。惻，憐也。胡斐才曰：言其憂君愛國，皆非有為而為。故曰：出于至誠。一有為而為，非至誠。孫詒仲曰：至誠惻怛，分貼愛之理。心之德，未當。故不拂違乎至誠惻怛，分貼愛之理。心之德，未當。故不拂違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樂天齋翼註曰：去以

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不平，李岱雲曰：按或去或奴，或死都是外邊行事。但見不拂乎愛之理，未便見能全其心之德。然反覆看他去，奴死皆是惻怛皆出至誠，則全其心之德亦可知矣。此註所以。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下而有以三字也。

同謂之仁，得其本心，即金。

註翼：朱克升曰：仁以事言。朱子曰：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

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蔡虛齋曰：士，刑官也。師，其官之長也。其屬

又有鄉士。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

雍和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

乎，不可拔者。確，堅貌。言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

失焉者也。指孟子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

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反丁亂之之言而止之矣

註翼 三去聲是三次黜謂屢黜非林次崖曰柳下惠為士師於魯九三見黜或人諷其去曰子既不

用於此何不去此而之他或者有見用乎柳下惠曰我之屢黜不用以直道也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雖去而之他亦不見用也其必枉道然後可耳若枉道而事人只就此亦見用也又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是告或人不必去之意也指南曰今直道既所難合枉道又不可為吾寧三黜而不去也樂天齋翼

註 曰直道枉道寬說而刑罰在其中胡期僊曰父母之邦指魯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李氏則吾不能以李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胡期僊曰李氏是魯卿最貴者魯君待他

禮最厚孟氏亦魯卿魯君待他畧薄孔子去之事見形旬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孫詒仲曰蒙引責景公不以季氏待孔

子與程子不同當從程子說古人學焉後臣止是屈己下賢然君臣之體自存大權不下移

也季氏專擅魯國魯君待之過當必有失君臣之禮者如所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類夫子豈欲齊以

是待之哉夫子於魯為中都宰司空司寇在季孟之下未嘗必欲魯以季氏待之而

後仕也孔子之行以其不用爾

註翼 鄧雉子曰待孔子是與其臣私議所以待孔子之禮若季氏四句通是景公與其臣議待孔子

之詞通義曰待禮遇也今按條辨約解以爵祿言不
 是胡期僂曰若作似字不能是不能為季孟之間不
 厚不薄季孟之下孟之上折疑曰齊之陳氏即魯之季
 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即是陳氏之下諸卿大夫之
 上矣尚為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之厚
 而只為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全不顧
 祿位陸稼書曰按此與程註合乃正說也又按蒙引
 說不可從盧未人曰用謂用其人非用其道但用其
 人正以行其道不能用便是道不可行李岱雲曰上
 既有待孔子曰下又有一曰字則知先是禮隆後却
 不用是兩截事中間自有
 晏嬰之沮一段話說在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指鄭本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

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
 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吳孫右曰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

齊人懼其將霸用犁鉏之計歸女樂于魯君欲以動
 其聲色之好而沮其用賢之志也皇氏曰歸猶餉女
 樂女伎也今按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
 沮止也壞也

簡賢棄禮通義曰簡慢也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

之語怠於政事指三日不朝言簡賢棄禮在不朝之
 外故曰可知所謂見幾是也陳定宇說誤諸家從之
 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指見幾於

○范氏曰此篇記
 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衷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

之道也蔡虛齋曰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以下為
 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了故
 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孟子曰不信

仁賢是仁賢相連字今按折衷斷其中也
 註翼當時辭受之權在桓子故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亦桓子主為之孫詒仲曰孔子之行本以下受女

樂不朝若托於膳肉不至而行特不欲顯君相之失耳此章所載極得夫子本旨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李岱雲曰按既是隱士又道途卒遇記者何從知他姓名如掌

門便稱晨門掌封疆便稱封人荷蕢即以蕢名荷蓆即以丈人名今過車即以接輿名不過記者以隱傳隱豈必當日探索採訪其姓氏而後記之乃高士傳中謂楚狂姓陸名通字接輿其附會不通為何如也即下長沮桀溺亦斷非隱者姓名以車從夫子時將車名以水從水名皆記者以意名之耳

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

輿蓋知尊夫子而趨去不同者也

輔潛庵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

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諄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之不同也

註翼

陸稼書曰今說者謂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存疑說約皆主此說殊謬指南曰鳳兮二句譏其

不隱往者四句諷其當隱俱渾渾就鳳上說到底蓋說鳳即所以說孔子不可於德衰下又挽實在孔子身上看今按鳳兮呼辭胡期儂曰往指先而不諫諫而止之來指後來追言尚可復隱來者豈不可追而及止乎殆就禍患言李岱雲曰今之從政者句既有一者字是就已從政之人說見已從政者尚危殆不安又何必出而欲從政乎不是以今之從政指夫子張秦嶽曰趨此之際可以止而隱去矣可以止而隱去矣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之意出處之意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君子之仕行其義是也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註異 皇氏曰趨疾走也張泰嶽曰辟是躲避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餘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金仁山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蓀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蓀丈人之云爾今按此說似稍有理存疑耦並耕說還近鑿至謂當時必有此姓則不必然

也饒雙峰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皇氏曰耜是今之釋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成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注武曹曰按世家孔子自葉反乎蔡

長沮桀溺耦而耕云蓋是時孔子尚未至楚國都也然則集註所謂自楚反乎蔡者自楚之邊邑反乎蔡津濟渡處河邊也

註異 吳桐原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孫詒仲曰問津以不知津處耳非欲引以至道而故使子路問津也范氏說問津未當上章下與之言則是引之耳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御馬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周

流自知津處胡斐才曰凡渡口所在必知之稔矣何待問為

註翼胡期僊曰為作是字蔡虛齋曰曰他人容有不

此言以孔子數周流也蓋長沮是托此以拒之本是心不然孔子之周流而不遂隱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

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

指南曰滔滔是借水之流而不返以形容無道之狀有愈趨愈下意朱子曰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胡期僊曰雖欲變易之而反亂為治而上無可與之君下無可與之民

固亦末如之何矣而汝也訓且而辟人謂孔子辟世

桀溺自謂人之士高蹈遠舉與世相遠他國則避

士耰覆敷救種上聲也通義曰耰摩田器也今按韻會

開處復合亦不告以津處

註翼鄧雉曰長沮與子路問答桀溺必聞必見故

不問孔子而獨問子路曰子為誰吳燕右曰滔滔

以子路正以譏夫子也胡期僊曰徒門弟子李岱

雲曰天下皆是是字即指滔滔之水此時桀溺蓋因

水在面前遂作當境指點虛未人曰與其從避人之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無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也失志惜其不喻己意

也惜憮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

以為潔哉解鳥獸二句胡期德曰彼謂與其從辟人

不可與為群也不知鳥獸異類既不可與同群則所

與同群斯人而已有君當事有民當使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天下若已平治聲則我無用

而絕人逃世以為潔耶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解天下

變易之正為聲去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解天下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

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程林

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

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胡雲峰曰聖人不敢有忘天

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

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

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

註異蔡虛齋曰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執

實同及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吳蓀右曰鳥

獸二句反辟人二句見易亂之不可已○丘不與易之與

與上三與字不同上與字作相與之與不與與字作

用字看今按群輩也鳥獸不可與同群言所當與同

群者只有斯人而已以見不可絕人逃世也非隱山

林之謂又非謂桀溺云鳥獸當與同群也盧未人曰

斯人字與而誰

誰字俱兼君民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丈人老稱蓀竹器

齊曰蓋藍也胡期僂曰盛所耘之草者今
按盛所耘之草故曰芸田器說約似誤看分辦也五
穀稍黍稷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出左傳成公十八年張泰嶽曰不能

分辦其孰為稻孰為黍稷孰為麥菽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仲
珠曰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為夫子是責植
其從師遠遊也今按此說可從蒙引諸說恐未是植

立之荷之杖也芸去上聲草也穢除田中
也胡斐才曰子路從夫子周流偶然相失在後胡

期僂曰杖所荷之器子指丈人四體手足勤勤
猶執誰也皇氏曰荷擔揭也吳孫右曰子見夫子乎
猶云子曾見我先生否呂晚村曰子路意中只有一
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尚未想及子路口
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為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
計及須想出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來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吳孫右曰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
者賢而隱者非常遂竦然拱手而立以起敬今按隱

者賢而隱者非常流二字露亦無妨
註翼 胡期僂曰拱立拱手竦
立皇氏曰拱消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註翼 皇氏曰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林
次崖曰為黍做飯也殺雞為黍野人咸設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
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林次崖
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
語之意下文所言是也

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註翼張泰嶽曰子路過丈人之次曰前行追及孔子

把丈人責己之言相待之禮一告知胡期僊

子曰至至丈人之家蔡虛齋曰行者只是出去

逆知子路之必將來故先去之其家猶在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盧未人曰子路以

人而丈人不在乃述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而

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

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輔潛庵曰丈人知

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

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

曉而倫序也序次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人之大倫

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親義別序信理也本文以倫言其意實指

倫只是君臣註兼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

不行而不可廢許白雲曰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

己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道

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衆人言義言自己

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

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今按我不行

義則我亦不行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

自有不可苟者盧未人曰然謂之義數句又推出一

層蔡虛齋曰事之可否就行事說身

四書輯疏 卷十四 論語 微子

進之說就就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徇與徇通營也求也林次崖曰忘義徇利之義又
 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
 徇利是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
 餘意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
 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
 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饜音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
 而饜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饜饜雙峰曰為是作為
 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
 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上
 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
 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
 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
 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此
 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今按為字不必依家引此

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
 之義不潔身而必以其正不忘義所以或出或處上聲
 而終不離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
 註翼張彥陵曰此節不任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意
 長切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
 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
 胡期僊曰不仕指隱居蔡氏曰君子之仕也言君子
 欲仕之意也今按行其義也猶言為欲行其義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遺猶脫也自民者無位之稱
 虞仲即仲雍本諸漢地理志與秦伯同竄逃藏荆蠻者泰伯
 讓位季歷同適荆蠻夷逸朱張不見形句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

人

註翼 李岱雲曰如虞仲之與吳柳下之仕魯不盡無位也而皆以逸民概之可見逸字是在他心裏說故無論出處不一而皆可謂之逸民也盧未人曰後不言朱張想其人是逸民之流而行無聞耳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註翼 盧未人曰不降志不辱身不專就去周說只是平生所為如伯夷非其君不事一節皆是亦不可依新安以非君不事為不降志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身蓋立志欲高少屈則為降志立身欲潔少屈則為辱要之降志使辱身身辱都由志降亦非兩層陸稼書曰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指南曰志常伸而不降身常清而不辱是何等清脩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

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見此章所謂降志辱身中倫中慮皆在上

倫義理之次第也胡期僊曰義理本不容紊之倫次 **慮思慮也**輔潛庵曰人心乃人之公也

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也

三月不解居隘反 **暮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鄭康成曰怠惰也孔穎達曰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未葬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註翼 吳蘇右曰兩謂字即如子曰字盧未人曰降志辱身緣不降不辱而言○降志辱身非自失也

只是守不拘行不峻與夷齊不類耳胡期僂曰中合也其指惠連李岱雲曰斯字總承上文蒙引單指中倫中慮非是中村氏曰斯而已矣有所取惟此而足不待論他之意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力果反以為飾左傳哀公七年纂箋

作襄公誤孔穎達曰贏其身體以文身為飾也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胡期

隱居避世不出獨善其身承隱居說今按時不可出而能脫然塵外故合乎道之清放言自

廢合乎道之權經不可守而能變通以示不可用故

廢放置也

註翼 盧未人曰隱居放言又緣中倫中慮而言鄭申甫曰上節即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志辱身非

汙也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居放言非誑也吳省庵曰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

全，是清權指南曰如仲雍之隱放只順父之端弟固非去大倫以為清踰大闕以為權者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貼無可以止則止貼無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

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

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群矣下

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輔潛庵曰遯世離群出

北海之濱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

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仕不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

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

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輔潛庵曰方外之

文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

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

教而賊亂人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七人雖各守

隱為可任為不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

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

出法言修身篇言觀乎聖人之全是以孟子語夷惠

亦必以孔子斷反丁亂之

註翼盧未人曰蒙引存疑淺說皆云夷齊仲逸以隱

非也逸民都就隱講豈有仕意今按是字指逸民之

徒隱為可任為不可而言無可謂無以隱為可之心

也無不可謂無以隱為不可之心也諸說大率與註戾不可從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蔡虛齋曰前只云大

師魯樂官而此云魯樂官

之長對下文摯其名也林次崖曰即師

其屬而言

註翼李岱雲曰按時解因適齊便說中國不如夷狄適齊

便說文王之廟在焉適齊便說周之故地之類必穿

鑿一番最為可笑當日去此適彼只是去亂之意非

去此不任而他國又仕也亦非適者猶仕而入者乃

不仕也蓋去亂之志雖同而所適所入各異亦各從

其便耳論者但當原其志之同不必究

其事之實吳孫右曰去此之彼為適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

春官

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朝日與每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王，罕皆曰：大食則然。明，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饗，羞工乃升歌，疏：進饗，酒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據此則常食當是備食在堂。干繚缺皆名也。

註翼

許白雲曰：亞，次也。胡期僊曰：第二次飯也。馮厚齋曰：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朱子曰：白虎通

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莫食，九，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今按：三飯則初飯無了，自當以初為亞，以三為四。撮言集說為鑿，似未是。齊氏謂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蒙引謂或初飯之官不去，皆與朱子戾，不可從。李岱雲曰：虛齋謂初飯或大師少師掌之，尤謬。大師自總其全，少師為之，佐豈有初飯無官而以大師少師兼攝者哉。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註翼

吳燕右曰：一往不返為入。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

從學琴者。見史記世家。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

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此張子曰：周

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黃帝命伶倫造

樂，故樂工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指

謂之伶人。

之類侑雍徹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踏海以去
 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哉蔡虛齋曰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桓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夫子正樂之功也
今按新安謂知出處之義說深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朱子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為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綰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為得○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

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惡逆惡之大者不必弑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註翼君子以位言盧未人曰親是本支族屬皆是祖宗一脉遺棄之則骨肉疎離所厚者薄矣故當不弛其親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便是不弛之道大臣是君所倚以為腹心者不用則怨故當有以用之不使其怨乎不見用也信之篤任之專不惑於讒邪不問於貨色便是用之之道存疑曰亦不可怕他怨而後用之須識此意中村氏曰故舊如朋友勳舊皆是乘兼榮身澤後意呂晚村曰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胡期僊曰求是責備是全李岱雲曰不施自不

外尊位重祿同好惡然一味過厚遂養成驕侈之風其流反至於賊思矣故尊位重祿中自有節制自有差等同好惡亦是同好惡之理而非同好惡之私全好保終而無賊思之禍方盡得不弛二字之義孫潛村曰親親任賢錄舊用才為治之大端備矣葉臺山曰此周公蓋以其祚周者而祚魯也有基無壞只在靈長終必賴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駟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鄭玄或曰宣王時人劉向

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蔡虛齋

馬融說也似不宜就安在本文說陸稼書曰八士皆雙生止見於繁露而古注因之今按註用之者以伯仲叔季俱雙也胡斐才曰不可考其為何時人○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

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前章註已言然未必於此又言孔子於三仁云云者蓋併存二說也與鄉黨

註已言記孔子衣服之制又引蘇氏曰非特孔子事同於接輿沮溺文人又每有惓惓音權亦作拳勤懇也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傷今思古與欲裁成狂狷以為世用

皆所謂衰世之志也在陳之歎蓋亦如此此字指衰世之志三仁則無

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單指接輿沮溺

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胡斐才謂離人以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于用

註翼胡期僊曰周指盛時今按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李岱雲曰達适等字義穿鑿最無味其人之

賢亦不必定與名之取義相合陸稼書曰至謂八上
 為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振鹿臺
 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因以書之南宮逆合之遂以
 八士為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詢於八虞
 不言其何氏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四終

之千之有也末章也夫

問其為矣其猶燻哉予亦嘗一也
 蓋皆身之志也其所以為者矣
 何氏

